

中山醫學大學第二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
作品名稱	親愛的朋友
<p>他人是地獄。——沙特</p> <p>M 是我多年的好友，究竟認識了多久？我說不上來，連她的全名也想不起來，彷彿在某個的轉角，她騎著單車和抱著一袋松果的我，撞個正著。那是秋天的午後，歪斜的日光搜尋風與風的間隙，篩落在被烘烤過的涼意裡。一如我出生的十月，也是這樣的秋季。</p> <p>在認識 M 之前，我想著當一個正常人。「什麼是『正常人』？」M 提出疑問，「就是跟大部分人一樣。」我的解釋跟脊髓反射一樣不假思索。「『大部分人』是誰？為甚麼要跟他一樣？」M 的疑惑讓她看起來像來自火星，她應該要知道「大部分人」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人，想過著正常人的生活，就必須在乎他怎麼想，而且最好跟他想的一樣。近年「大部分人」從現實遷徙到網路，躲在螢幕後變得更難以捉摸，一句失言、一張充滿隱喻的照片，或者什麼都沒做，皆能讓他鳴鼓而攻之，最可怕的是，「大部分人」總是看起來很多人。</p> <p>「大部分人」大部分的時候都美得失真。在網路上我可以用失真的頭貼假裝跟他們一樣，但當我必須走在日常生活中，我會低頭快行，深怕與任何人對到眼，怕他們從我瞳孔深處看見一個又矮又胖的怪物。「如果能變高變瘦，擁有像正常女生的體態，該有多好！」我總是向 M 這麼許願，我不求站在鎂光燈下，而是和所有正常人一樣，融入背景就好了。如果能將自信穿在外面，我一定衣衫襤褸。</p> <p>就像體重計上 79 和 80 如此接近，努力踮腳尖勉強有了 150，擁擠的正常與不正常之間人來人往，一不小心，眉毛也會變得不正常。某次上學忘記畫眉毛，被同學說了一句：「欸妳的眉毛不太正常耶！好稀疏。」輕輕的一句話像棉絮，落在心頭卻成了細細的針，現在出門即使畫了眉毛，還是會不自覺摸摸自己的眉毛，彷彿有針扎在上頭。「人類好奇怪，硬是將世界分為正常與不正常，這兩者之間沒有其他可能嗎？」嗯，M 的問題有點不正常。</p> <p>M 在大學念心理醫學，喜歡自創一些無法否證的名詞理論，我都說那是偽科學，她總會以「不是沒有只是還沒找到」辯駁，這方面她更像一名哲學家。M 說我病入膏肓，是典型「柏拉圖症候群」：「患者心裡存在一個理型世界，幻想所有的人事物都像雕像一樣完美。」這份診斷像她身上的白袍一樣毫無破綻。</p> <p>我相信萬物都存在著理型，一個人的理型、一段關係的理型，唯有成為理型，才能徹底擺脫淪為不正常的恐懼，成為正常中無可挑剔的那一個。好比如果想考九十分，必須將目標定在一百分，「理型是正常最完美的狀態。」我眼睛發亮的說。在柏拉圖的愛情中，人一開始也是完美的，有兩顆頭、四隻手和四隻腳，但強大的能力使神畏懼，於是神將人剖成兩半，人卻始終忘不了自己完整的樣子，因此藉由愛情來找回遺失的另一半。J 是我尋找的另外一半。</p>	

彷彿靈魂在前世見過理型的樣子，J完美地填補我的殘缺。他高瘦而英挺，自信且大方，從小在國外長大，英文流利得像貝多芬指尖下的月光。和J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成為我少數興趣之一，「跟你說喔~我朋友說我得了柏拉圖症候群耶！」短短幾個字的訊息經過反覆檢查，我小心翼翼地按下送出鍵，便立刻登出我跟J的聊天室，免得讓他覺得我在線上等他。

後來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，是查看有沒有J的訊息。只見手機螢幕如天邊的魚肚白，窗外下起靜謐的大雨，淋濕眼角的睡意，夢境像是宿醉倒在床邊。也許死了，我說J。等候回音的每分每秒被歇斯底裡剝成碎片，虛擲在東升西落間，像骨灰。愛上J的第一步是踩入泥淖的第一腳。以為自己只是探探深淺，隨時都能轉身離去，卻一步步越陷越深，當醒悟之時，已是身陷其中。於是我放棄了在泥濘中掙扎，而是縱身一躺，即使滅頂，最後一眼還是望向天空。

M說我有潔癖，好像全世界只剩一個男人，佔盡世上的光，除了他盡是塵埃。我說，這就是愛。M露出嗤之以鼻的表情。「我喜歡他，把目光都給他，這不就表示我愛他嗎？」我氣她不懂我的一片痴心。「這樣的愛跟喜歡一件漂亮衣服有甚麼差別？」M一針見血。我絞盡腦汁想找出其他愛的證據：「或者，愛是給予，給對方吃好的穿好的，像我愛自己那樣……」我話還沒說完，M的眼神裡忽然閃過我從未看過的落寞：「那你自己感受到愛了嗎？」說真的，我從未想過自己感受到什麼，只知道心情不好的時候，就像廣告上說的，女人要花錢愛自己。但這種愛的方式，像是房東精心裝修空蕩蕩的屋宇，我感覺「自己」已經不住在那裡。這樣也好，反正我不喜歡自己。不只是外表上的不美好，個性也是。該勇敢的時候懦弱，該死心的時候抱著期待，不受控的自己，是理型世界的難民。

樓下的薩依德爺爺也是難民。他曾經是個軍人，穿了一身報效國家的光榮，卻在某次前線被炸掉一隻手，成為殘疾人士，國家棄之如敝屣，他被迫帶著絕望離開家園。爺爺沒有家人，他將我們這些鄰居小孩視為孫子般疼愛。他向我們講《一千零一夜》阿拉丁怎麼拿到神燈，有時候則是講戰爭的故事。「故事是真的嗎？」小孩子最愛這樣問，爺爺總是說阿拉丁是真的，戰爭當然是假的。那是他心中世界的理型。每當爺爺說完故事，會給我們松果糖吃，小孩子樂的吃甜甜的糖，而嘗不出人生的苦味。我總是把糖留起來給M，我知道她喜歡吃甜味。爺爺發現我都没吃，總會多給我一顆，「分享讓人得到更多。」爺爺向我眨了眨眼。

在薩依德爺爺中風後，我和M曾去醫院探望他，但他永遠不會知道我們來過。那天是護理師幫爺爺換氣切管的日子，爺爺像是知道這天是他的受難日，全身都在發抖，和我在蛇籠裡看過的小白鼠一樣。氣切管就像充氣娃娃背後的透明軟塞，用力從喉頭拔起的時候會「啵」一聲，那絕對是世界上最殘忍的聲音。只見爺爺全臉脹紅，眼睛瞪得又大又圓，卻無法發出哀號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那根管子把我和爺爺漫長的痛苦串聯起來。

薩依德爺爺一生就像薛西弗斯推著巨石，對抗無盡的荒謬。他善良慈藹，從未做過甚麼壞事，為甚麼要承受痛苦？痛苦像一道完美公式下不可忽略的誤差，否定了整個理型世界。我的世界嚴重傾斜。M緊緊扶住傾斜的我，在我耳邊溫柔地說：「當全世界都在追求完美與提倡快樂，我們便以為那是活著的意義。但快樂不是人生的本質，痛苦也不是，他們都只是生命的一種形式。」不去執著為甚麼痛苦，才能退一步看見生命的全貌。如同必

須認清永遠不可能變成理想的樣子，因為那根本不存在。我就是我，最好的樣子。

回家的路上，M 沿途踩著台灣欒樹的落葉，又是秋天。「我想，妳懂得愛是甚麼。」M 停下腳步，微笑望著我。不知是不是我的錯覺，她變得有點透明，但我假裝沒注意到，對她投以相同的微笑：「愛是會因為對方快樂而快樂，看見對方痛苦也感受到痛苦。」我感受到薩依德爺爺的痛苦，因為我愛他。愛讓人突破自我邊界，與邊界之外的人產生關連，因此愛的相反不是恨，是冷漠。

我想起從前對自己有多冷漠。我從來沒有覺察自己真正的感受，而是將外界的眼光強加諸自己身上，當我以為他人是地獄，真正的地獄就是自己。在乎別人眼光是正常的，脆弱是正常的，自卑也是正常的，應該說，就算不正常又如何？那都是絕無僅有的人生。M 點頭如搗蒜：「看來是重新產生連結了，我回家等妳！」我還來不及問是甚麼連結，她便蹦蹦跳跳地消失在前面的轉角。

回到家，我沒看到 M，像是預料之中。她回家了，一個能與人產生連結的地方，在那裡她是被愛的，我由衷地感受到她的快樂，彷彿那是我的快樂。忽然之間，一陣風起，我想起了被我遺忘許久 M 的名字——Me。

「叮咚！」手機傳來 J 的訊息。他說，抱歉晚回我的訊息，他現在在洛杉磯的聖塔莫尼卡海灘——一個我之前推薦他去的地方，是我最愛的海灘。J 傳來他在沙灘上的留影，加州的陽光耀眼得讓風景都成了曝光過度的白，唯獨照片中帶著墨鏡燦笑的人，成為我眼中加州的陽光。於是那不再是同一個聖塔莫尼卡，而是兩個人一前一後相遇的地方。我來了，我走了，你來了，也走了。曾經在沙中留下的足印，不斷地被海浪沖淡又再複印，一如生活是種常態性的消耗，快樂是暫時的，悲傷也是暫時的。眼前的快樂讓過去的悲傷變得微不足道，也許下一秒快樂又會變得渺小。但我已經學會熱愛，各式各樣生命舞動的姿態。

十五小時的時差，J 賞著我昨夜擁抱過的星空，曬著我沐浴過的月光。今晚是上弦月，「一人看到一半的月亮，加起來就是完整的滿月了。」J 說。以前的我一定百分之百認同。現在的我卻不覺得這是完整，應該說，上弦月從來不是缺，如果這就是月亮的本質，那滿月才是多餘。世界上的每個存在，都以他獨一無二的形狀閃亮著，誰也不是誰的缺憾，誰也不能完整誰。正常與不正常之間，是理型的每一種可能。我抬頭仰望浩瀚的夜空，「啊，今晚的月色真美！」我聽見打從心底 M 發出了讚嘆。